學禮管釋

學禮管釋卷之四

嘉塗夏炘心伯甫學

釋三公

三公職事周禮無明文尚書今文家與古周禮說互異地官序官又謂之鄉老公羊傳又區別內外而三之其實一而已矣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漢書職官志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周書周官一篇首列三公之職曰太師太傅太保斥古文者以爲僞然地官序官正義引鄭志

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一條則周官自漢有之非盡晉人之所撰也唐虞不可攷史記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微子亦稱箕子爲父師是殷有三公明矣賈長沙政事疏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天官宰夫師有司治三公六卿之喪春官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司服王爲三公錫衰秋官小司寇其位王南鄉三公北面皆歷歷可攷則周之有三公明矣以其無專職故不列於序官曰太師太傅太保皆加官也其宫室車旗衣服下二王之後爲上公者一等出封則加一等所謂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是也

古周禮之說如此然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又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何也蓋三公無專職卽於六卿中選道德崇隆者三人兼之指其加官曰太師太傅太保指其實職則曰司徒司馬司空尚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見地官司徒序官正義王充論衡順致篇引尚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韓詩外傳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

姧宄責之司馬溝洫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責之司空與論衡大略相同凡此者皆主今文尚書家之說與古周禮說之太師太傅太保非有二也然地官序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又何也按鄭君注云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孔正義云周禮不見公之人數六鄉之數周禮有其文此經云二鄉則公一人明知公有三人云內與王論道者成王周官云茲惟三公論道經邦攷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是也云中參六官之事者案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

公三曰司空公彼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其中參六官之事云外與六鄉之教則此經是也如注疏之說六鄉之三公即六卿之三公以二鄉一人言之則謂之鄉老以二卿一人言之則謂之司徒司馬司空以坐朝論道左右天子言之則謂之太師太傅太保李氏惇忽生異議謂鄉老蓋鄉中之賢者或致仕之官爲之古大夫致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此民間之稱非可通於朝廷鄉中之賢者謂之爲老則可稱之以公儼然

與在朝之三公並尊有是理乎觀鄉老無職事惟與於獻賢能之書則可知三公遙領六鄉之教以與其德行道藝而已至公羊傳所謂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孔氏廣森曰主者主其黜陟也成王之初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處乎內者太傅畢公也及周公沒畢公繼之主陝以東故書曰太傅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也炘按康王受顧命其時召公以冢宰爲太保主陝以東畢公以司馬爲太師主陝以西毛公以司空爲太傅處乎內惟芮伯爲司徒不兼三公稍與周初之制不符統而言之太師

太傅太保不任事而司徒司馬司空未嘗無專職分陝東西及各兼二卿者皆遙領之而已漢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為三公成帝改御史大夫為司空與大司馬丞相為三公雖不盡合於古而猶沿周制晉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太宰太傅太保為上公幷大司馬大將軍為八公多多益善而古者官不必備之義失矣

釋升歌笙閒合樂

樂有四節一曰升歌二曰笙三曰閒四曰合樂載於鄉飲酒燕禮者甚詳而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等差書缺有閒未聞

其審諸儒分析每多異義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鄉飲酒禮工入升自西階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鄉射禮工升不歌注云志在射畧於樂○大射儀工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

炘按鄉飲酒爲諸侯之鄉大夫賓賢能與士飲酒之禮燕禮爲諸侯與卿大夫飲酒之禮大射儀爲諸侯將祭與卿大夫士習射之禮其升歌小雅同也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示德也

盛氏世佐曰仲尼燕居以升歌清廟爲兩君相見之樂蓋記

者謂也清廟祀文王之升歌也爵以成王之賜得用之周公之廟已爲非禮而謂大饗用之其可哉

炘按盛說非也文王世子記天子養老之禮明云登歌清廟豈養老之升歌可用而兩君相見不可用乎蓋清廟本祀文王之升歌其後大嘗禘用之養老用之兩君相見用之所以播文王之德於天下後世也難之者曰左傳國語言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何以與燕居所記不同也曰燕居之清廟升歌之正樂也左國之文王相見之燕樂也古者燕樂無算盡歡而止然歌詩亦

必以其類息司正乃士禮而曰鄉樂唯欲則以此推之諸侯歌文王以享卿大夫其越禮甚矣左傳國語但云歌文王未嘗云升歌文王乃其顯證

炘又按清廟之詩天子歌之以養老則饗諸侯可以類推矣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是天子諸侯皆升歌頌也燕大射鄉飲酒皆升歌鹿鳴是諸侯饗燕羣臣及卿大夫士之飲酒皆升歌小雅也至大雅之文王大明緜雖爲諸侯相見之樂實非升歌正樂故傳不言其爲升歌云

右升歌

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〇鄉射禮不笙注云志在射畧於樂〇燕禮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炘按笙詩堂下之樂卿大夫飲士與諸侯燕卿大夫同其詩已逸不可攷今小序尚存其目乃東漢衛次仲所羼入毛公實三百五篇無此六篇也當周之時笙奏篇管諸詩皆掌於樂人非三百篇所宜有康成誤信小序以爲小雅之逸篇非也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炘按大射乃諸侯之禮不用笙而用管管竹樂笙匏樂竹先於匏亦盛於匏故諸侯用之新宮不可攷亦掌於樂人樂崩詩亡是以後世無聞焉既云三終則亦有三篇矣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炘按以樂納賓一節謂饗禮也諸侯饗卿大夫禮盛於燕故有金奏肆夏及下管新宮諸樂其所以饗者因有王事之勞故耳管以新宮乃諸侯之禮用以饗卿大夫

鄭君所謂禮盛者可以進取也雖管新宮仍笙三成謂間歌也由庚間魚麗爲一成崇邱間南有嘉魚爲再成由儀間南山有臺爲三成燕禮之四節備矣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下管象武

炘按下管象武乃諸侯之正樂故兩君相見用之象武不可攻亦掌於樂人樂崩而詩與之俱亡也

炘又按文王世子天子養老下管象以此例之則天子饗諸侯亦下管象可知兩君相見下管象武因而饗有功卿大夫亦用之則管象爲天子諸侯之樂若卿大夫

士惟有笙南陔白華華黍而已

右笙管

鄉飲酒禮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射禮不間注云志在射畧於樂○燕禮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大射儀不間亦志在射畧於樂

炘按間有歌有笙六經間歌之篇什僅見於此他無聞焉大射儀下管新宮當笙之節笙入三成當間歌之節其所謂新宮者今不可攷矣

右閒

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〇
鄉射禮不歌不笙不閒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蘩采蘋〇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蘩采蘋〇大射儀不閒不合樂

鄭康成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
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
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
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

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詩譜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畧大校見在書籍禮崩樂壞不可得詳

右合樂

炘按祭祀饗燕樂之有四節由來久矣尚書戛擊鳴球

搏拊琴瑟以詠謂升歌也下管鼗鼓謂管樂也天子之管即諸侯卿大夫之笙也合止柷敔謂合樂也笙鏞以閒謂閒歌也合樂先於閒歌者鼗鼓柷敔以類相從順文及之耳然則升笙閒合四者在唐虞之世已有之矣周禮四節之樂惟見於鄉飲酒燕禮諸篇餘多未詳以現在書籍之大校言之天子諸侯升歌俱用頌卿大夫士升歌皆小雅而已大雅文王三篇雖爲兩君相見之樂然究非升歌正篇不過歌於無算樂之時卿大夫以下不得用耳至堂下之樂天子諸侯以管爲主卿大夫

士坐南陔以下六詩而已諸侯饗卿大夫士及與卿大夫士大射亦嘗新宮者特盛其禮非卿大夫士得嘗新宮也其間及合樂自儀禮而外天子諸侯之等差書缺有間未聞其審鄭君分配云云多憑臆測難可依據其誤以金奏爲歌詩尤不僅千慮之一失也

炘又按遍檢書傳間歌合樂自儀禮而外天子諸侯之用無有言其異同者竊意周召二南乃文王之德道端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之所感應故用之房中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風化天下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

始萬福之原又曰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旨哉言乎故先王用之合樂自卿大夫士以上達於諸侯天子莫不用之所以示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則者其用意至深遠也合樂無異同則閒歌亦無異同何者樂雖有四節而升歌居其首笙居其次異其升歌與笙笙者所以正等威之別同其閒歌與合樂者所以聯上下之情何必如鄭君之屑屑分配求合於經而反戾於經使後之人纏繞於籐葛之中而無所適從乎

釋無算樂

飲酒燕射之禮說屨升坐而後有無算樂周禮所謂燕樂也鄭注鄉飲酒禮云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注鄉射禮云合鄉樂無次數注燕禮云升歌閒合無數也取歡而已注大射儀云升歌閒合無次數惟意所樂按鄭君之注鄉飲專以閒合言之注鄉射專以合樂言之（周召二南謂之鄉樂）似皆未備及注燕射統升歌閒合三節言之仍遺笙樂一節終有遺憾攷之左傳國語所云歌賦諸詩皆燕樂也歌者以琴瑟漢書藝文志引傳曰不歌而誦者謂之賦則賦者口誦其詩或不假琴瑟助之襄公十

四年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師曹遂誦之其證也此皆堂上之樂歌賦而外會語紀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金奏肆夏繁遏渠不拜則燕樂亦有及金奏者矣更何論乎笙管也難之者曰大饗之禮賓入門金奏肆夏安知其爲無算樂也曰大射儀賓及庭奏肆夏賓不拜只升堂拜至而已晉行人詰穆叔不拜肆夏非無算樂而何又云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故不敢拜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敢不拜貺之堂上升歌賓從未有下拜者亦從未有既歌三章復歌三章者則皆爲無算樂無疑也曰無算之笙管亦有徵乎曰即會語亦可徵

也穆子曰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注云伶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爲之言樂人以簫作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詩曰簫管備舉則燕樂之有笙管明矣又燕禮記曰有房中之樂房中之樂即周南召南則燕樂之有合樂又明矣至於季札請觀之周樂三百五篇皆詠歌舞蹈焉非旬日不能畢事燕享之末日旰君勤焉能一一及之鄭君以爲此國君之無算恐未足爲定論也盛氏世佐曰季札請觀周樂聘禮記曰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是也非國君之無算

釋祭法司命　厲

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史傳者多矣惟祭法增司命及厲爲七祀

自祭法外無有言七祀者門戶中霤竈行不惟月令有之如春官鬯人之禜門左傳莊二十五年之用牲於門特牲饋食禮之祭饎爨雍爨論語之竈媚於竈郊特牲之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聘禮之釋幣於行雖非五祀正祭而祀典之所必及皆歷歷可據惟司命及厲之祭求之書傳罕聞焉鄭君取援神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疏云受命謂年壽也有遭命以謫暴疏云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有隨命以督行疏云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之說謂司命爲主督察三命者語太涉不經惟引左傳鬼有所歸乃不爲厲釋祭厲最爲得之祭法之七祀後儒多議其非獨呂氏大臨謂三代之末嘗議是

法而未行理或然也漢惟祭五祀魏晉因之唐宋雖復七祀皆於廟中統祭亦不言司命爲何神竊意古司命不可攷後世城隍之祀足以當之後世之淫祀甚多惟城隍名正言順禮以義起深洽人心或謂城隍卽水庸不知水庸居八蜡之末乃畎澮溝洫小神不足以擬城隍或謂城隍卽古社稷不知城隍之尊雖類於社稷而實非社稷自兩漢以後廟祀見於志乘者吳赤烏二年爲最古（太平府志城隍廟在府治東流坊始於吳赤烏二年）唐宋俱奉詔致祭明則建廟遍於天下以至於今凡省府州縣之中長官視事例必誓而後入有大疑獄必質於神民間兵戈水旱則躬詣拜叩疾

疫冤枉則號呼往訴而神之聰明正直亦往往福善禍淫不爽其則蓋舉省府州縣之民莫不歸命於神即魏山氏所謂司民命於冥冥之中者此也則以宮司命之神誠爲不愧而康成所據緯書謂爲主督察三命者豈其然乎至於祭厲之法尤非通於幽明之故者不能心知其意帝王之厲爲泰厲如桀紂項羽秦二世（文獻通攷云漢高帝時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與注疏所言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其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之意同）之類是也諸侯之厲爲國厲如防風飛廉惡來之類是也大夫之厲爲族厲如齊彭生鄭伯有之類是也傳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

有精爽以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旨哉言乎此泰厲國厲族厲之所以必當祀也祭厲之禮至明而備於京都則祭泰厲於王國則祭國厲於各府州縣則祭郡邑厲於里社則祭鄉厲并各須有祭文於每年三月清明十月朔日行之其文委曲詳盡深憫其靈爽之無依而陰消其邪祟之不作至於今不廢然則祭法七祀之法必有所受未可謂其與諸經不合而輕議之也

釋鄉飲酒禮牲用狗

鄉飲酒禮之篇亡鄉飲酒禮其權輿也說文饗鄉人飲酒也从鄉从

食鄉亦聲豳風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毛公云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炘按黨正屬民而飲酒於序謂之鄉飲酒者黨也者鄉之屬也黨正下大夫與飲酒者鄉人之士也其牲狗是大夫之饗士用狗也毛公云大夫加以羔羊則大夫饗大夫用羊矣地官牛人饗食共其膳羞之牛秋官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雜記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是天子諸侯饗用牛矣庶人無饗燕之禮以士無故不殺犬豕推之則庶人飲酒幷不得用犬依士禮而用一獻賓主各兩爵而禮成詩小雅瓠葉酌言獻之酌言酢之酌言醻之是也其詩云

有兕斯首則亦取備物不得用犬明矣燕禮輕於饗諸侯燕大夫亦用犬則諸侯與諸侯燕及天子燕諸侯必以牛羊無疑今天子之燕禮亡無文以言之也射取擇人鄉射及大射儀俱用犬則天子之三射或亦以犬與

釋大祝九祭

大祝九祭皆祭食也康成之注最確惜其以玉藻釋命祭取義猶狹以曲禮釋衍祭於禮經無所見其餘略舉一端疏家未能推闡茲取十七篇箋而釋之以證成鄭義其以衍祭爲挖祭求與經合非好異也

一曰命祭注云命祭者玉藻云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炘按玉藻所去乃臣燕見於君侍坐賜食之法非君臣禮食豈大祝之所掌攷古人祭祀之禮黍稷肺之祭必祝命佐食授祭士虞禮陰厭時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炘按士虞不純吉陰厭時有苴依神故佐食祭於苴特牲少牢係吉祭陰厭時不設苴故佐食不祭亦無祝命佐食祭之事及迎尸入拜妥尸尸坐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祝命佐食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特牲禮迎尸入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㨎于醢段氏玉裁云古耎聲在十四部需聲在十五部㨎挼祭本作㨎後譌作擩詳說文解字注中祭于豆閒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炘按虞祭祝於尸祭菹醢之後始命佐食墮祭此尸未祭直醢祝卽命佐食墮祭文有先後其實祝所命者佐食與士虞一也注以命爲詔尸似非又祝命墮祭兼黍稷肺言之鄭注少牢禮云黍稷之祭爲墮祭不言肺約畧之詞非遺肺也又少牢祝不命佐食祭鄭君云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或曰祝亦命之文不具耳此命祭之見於士虞特牲者如此祭黍稷肺祭之最重者也故命祭居九祭之首又命祭黍稷肺者祝也故大祝之辨九祭亦必以命祭爲先云

二曰衍祭注云衍當爲延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炘按衍延聲近詩椒聊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作蕃延盈升明[illegible][illegible]望

祀望衍注云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此鄭君以衍祭爲延祭也然延祭實不見於禮經曲禮所云乃主客便食見鄭曲禮注 非大祝之所掌竊謂衍祭者卽儀禮之挋祭也古人祭鉶祭湆皆挋祭挋祭者以柶與匕挋鉶羹肉湆而祭之有司徹主婦獻尸尸以羊鉶之柶挋羊鉶遂以挋豕鉶祭于豆閒主人獻尸次賓二手執挑匕枋以挋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挋衍亦聲相近衍溢也饒也以柶匕挋羹與湆有盈溢饒益之意又易象衍在中也虞注衍流也謂流在中也柶匕之注羹湆亦流在中故名挋祭爲衍祭與禮經中之祭皆見於大

祝所掌獨缺祀祭則衍祭即祀祭何疑淩氏廷堪引特牲主人酳尸注酳猶衍也謂衍祭爲祭酒不知大祝九祭皆謂祭食鄭注明明可據注云元謂九祭皆謂祭食淩氏謂後鄭破杜子春及先鄭之說以爲皆飲食之祭其誣鄭君實甚儀禮中祭酒從未有名酳祭者更何論衍祭乎其不然審矣

三曰炮祭注云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閒是也炘按古包炮形聲多互譌易繫辭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漢書律厤志作炮犧又易繫辭釋文包犧氏本作庖犧注易否或以包爲庖廚虛

注易垢包讀爲庖是也包與兼同義故鄭以兼祭釋之儀禮中或言兼祭或言同祭或言共（居用切說文同也與下文共祭讀居容切者不同）祭其義不異康成只言兼祭舉其一耳兼祭者一爲祭黍稷肺（即命祭之墮祭）一爲祭邀少牢禮尸入十一飯上佐食取黍稷於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間（士虞特牲尸入九飯祭黍稷肺亦同祭豆間不言者準少牢可知）尸酳主人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亦是同祭于豆間與尸入十一飯同不言同祭者省文耳此皆祭黍稷肺之兼祭有司徹主人

獻尸有𪏭蕡白黑四籩尸取𪏭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間獻侑只𪏭蕡二籩侑祭豆訖又取𪏭蕡同祭于豆祭（謂祭豆之處即豆間也）主人受尸酢亦二籩其祭如侑之祭主婦獻尸加糗（乾米）與服脩（即脯）二籩爲六籩尸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主婦獻侑侑取糗脩同祭于豆祭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共祭糗脩（句）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炘按共祭今本作其祭監本作共祭詳其文義作共者是作其者誤也）主婦受尸酢祭豆畢又取𪏭蕡兼祭于豆祭（炘按不祭糗脩異於主人）不賓尸之禮主人初獻亞獻無[illegible]籩主婦亞獻四籩棗糗栗脯尸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

尸尸兼祭于豆祭此皆祭籩之兼祭其或言同祭或言共祭立

文雖異其爲兼祭同也

四曰周祭注云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是也

炘按徧儀禮作辯說文辯治也从言在辡之間辡辠人相與訟也徧帀也帀周也折獄之法兩造之辭必周帀聽之故儀禮假辯爲徧少牢饋食而外莫詳於公食大夫禮少牢尸十一

飯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公食禮有牛羊豕三牲薦

豆六黍稷六簋鉶四庶羞十六豆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

醢上豆之閒祭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

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

賓興受坐祭挩手扱上鉶以柶辯㨎之上鉶之間祭此祭正饌也士羞庶羞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與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此祭加饌也皆周祭也

五曰振祭六曰擩祭注云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炘按禮經祭牲體及肺皆振祭祭菹醢腝醢皆㨎祭祭肝燔皆㨎而復振振而後祭也士虞禮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舉幹振祭嚌之舉胳舉肩祭如初卒哭後餞尸有乾肉折俎乾肉亦牲體折以爲俎尸受振祭嚌反之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幹胳肩尸皆振祭嚌之少牢尸

入十一飯舉幹及肩骼皆振祭嚌之肺脊不言振祭省文尸酢主人主人再拜稽首興受黍振祭嚌之黍不振祭此振祭者榮尸之嘏特異於常故曰祭牲體及肺皆振祭也士虞禮尸入九飯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特牲尸入九飯尸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少牢尸入十一飯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閒主人獻祝祝祭亦如之有司徹主人獻尸獻侑主婦受尸酢主人獻長賓不賓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主婦皆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此菹醢之擩祭士虞餞尸薦脯醢尸取脯擩醢祭之有司徹獻長賓薦脯醢長賓右取脯擩于醢祭之此脯

醢之換祭故曰祭葅醢脯醢皆換祭也士虞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右取肝換鹽振祭嚌之獻祝祝祭肝如尸特牲主人獻尸獻祝主婦致爵于主人少牢主人獻尸獻祝皆取肝換于鹽振祭嚌之有司徹主人獻尸次賓羞羊燔尸受燔換于鹽振祭嚌之主人獻侑祭燔如尸主婦獻尸獻侑皆羞豕燔主婦致爵于主人羞羊燔皆換鹽振祭嚌之此祭肝燔皆換而復振振而後祭也葅與脯皆不嚌故注云不食者換則祭之牲體肺肝燔皆祭之嚌之故注云將食者既換必振乃祭也此振祭換祭之本同而有不同者也

七曰絕祭八曰繚祭先鄭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末以祭也後鄭云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炘按絕與繚皆肺祭也鄉飲酒禮賓興右手執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尙左手嚌之注云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繚祭之見儀禮者僅此其餘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卿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興取肺坐絕祭非繚祭也鄭大祝注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最爲確鑿

蓋鄉飲酒乃大夫饗士之禮主於賓賢能威儀多故用繚祭燕輕於饗射重射而畧於飲酒之儀特牲少牢有司徹有祭豆祭籩祭牲體祭鉶祭湆祭黍稷祭肝諸禮其事委曲煩重而祭肺之儀從畧所謂禮畧者絕則祭之也其鄉飲酒禮注以繚祭爲大夫以上則大射少牢燕禮諸篇俱不可通矣張稷若又謂弗繚爲不繚則儀禮一經竟鈌繚祭尤不可通後世訓弗爲不遂忘弗字之本義說文弗撟也从丿乀从韋省丿者右戾乀者左戾韋者相背背戾者皆撟拂之義弗繚者撟拂繚戾而祭之即先鄭注所謂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也自後世借

弗爲不以拂爲弗而弗之本義失矣

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疏云膳夫王祭食則授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王伯厚曰疏謂將授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授朱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炘按共綏之法執綏授登共祭之法亦執肉授祭故鄭以共祭爲授祭炘按禮經之例尊者授祭饌之遠者授祭士昏禮同牢贊授肺脊皆祭舉壻婦尊故贊者授祭脊與舉肺遠於祭肺及薦黍稷故祭薦黍稷肺不授祭而授祭脊肺也婦饋舅姑婦贊成祭注云授處之舅姑尊故婦贊授祭其所授亦遠饌也燕禮大射主人獻公公尊肺遠不與取故膳宰庶子贊授之公

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葅醢近賓雖尊自取祭之黍稷三牲之肺遠賓者皆辯取授祭賓祭加饌粱稻近賓自取祭於醬湆閒庶羞遠賓者辯取其大與授賓祭其他士虞特牲少牢佐食授墮祭尸入飯時祭牲體皆授自佐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取白黑授尸祭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祝授栗脯之祭尸尊其所授者皆遠于席一一可以例求也至於九祭之序命祭最重又大祝之專職故以爲首衍祭以柶與匕較諸祭之用手威儀最多故以爲次炮祭周祭相類包祭兼祭數物周祭辯於諸殺故包次之周祭又次之振祭擩祭亦相類有不食將食之異故振

[illegible]次之擩祭又次之繚祭絕祭亦相類而禮多者繚禮畧者絕故繚祭次之絕祭又次之共祭之中八者之祭皆具故以爲終焉此九祭之序如此

學禮管釋卷之五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釋五嶽

尚書有四嶽而無五嶽王制多述夏殷之制其言五載巡狩與尚書同亦無五嶽鄭以爲虞夏之制四嶽之山見於經者惟東嶽岱宗其三嶽無文周禮大宗伯大司樂始言五嶽亦不言五嶽爲何山職方敘九州之鎭揚曰會稽荆曰衡山豫曰華山青曰沂山兗曰岱山雍曰嶽山幽曰醫無閭冀曰霍山幷曰恒山鄭注大司樂之四鎭五嶽以會稽醫無閭沂霍爲四鎭岱衡華嶽恒爲

五嶽本周禮解周禮且合於爾雅之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確不可易矣惜其注大宗伯又援爾雅末所附之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解之致使疏家妄生區別謂宗伯注之五嶽據東都言之大司樂注之五嶽據西都言之是周家一代之五嶽游移不定而周公一人之制禮其秩祀大典亦倏予倏奪其不然審矣夫事必考信於經尚書王制有四嶽而無五嶽是唐虞夏殷止有四嶽矣何休注公羊引尚書遂云還至嵩如初禮爲畫蛇添足史記封禪書引尚書於北嶽恒山下有中嶽嵩高也五字皆習閱

漢代之制以意連言不可爲訓惠氏棟九經古義反謂書有脫文豈其然乎周家五嶽之山雖不見於經然九鎭見於職方據九州言之則統名曰鎭分嶽鎭言之則曰四鎭五嶽爾雅首列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除此五者則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非四鎭乎此皆見之於經鑿鑿可據者也史記公羊注之添嵩高固私爲古人造典禮後人又以冀州之太岳當唐虞之中岳果何憑何據乎周家九鎭之山載於職方其四鎭五嶽見於大司樂經文舍職方之鎭山不以充五嶽之數而取爾雅末所附之一條解之夫既爲五嶽胡

爲附於篇末說者反以爲篇首之五山謂非五嶽必據篇末以爲正解是職方不足信矣且霍山嵩高皆因漢武得名周秦經典並無此山其爲後人附益無疑今世士人皆尊鄭注尊其合於經典之注而不尊其未定之注斯爲善讀注者也

附霍山爲南嶽嵩高爲中嶽辨

霍山嵩高之爲嶽皆始於漢武帝前此未之聞也漢儒之以霍山嵩高爲嶽皆習見當代之制而傅會於古之五嶽也爾雅釋山末一條尤傅會之最早者而解經家遂援之以爲說也何以言之職方冀州之霍山卽禹貢之太岳與南嶽無涉爾雅篇首

之江南衡其名著於經典卽職方荆州之衡山也不聞經典中名衡山爲霍山也郭景純注爾雅霍山爲南嶽云卽天柱山潛水所出是景純以霍山爲天柱非荆州之衡山也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是張稚讓亦不以霍山爲衡山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注云霍山天柱山也是酈道元亦不以霍山爲衡山也孫炎爾雅注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是叔然亦不以霍山爲衡山也惟應劭風俗通云泰山一名岱宗衡山一名霍山後儒遂援應義以爲一山二名釋山末之霍山卽荆州之衡山不知泰山一名岱宗見於經典衡山一名霍山果何所出乎釋山篇首旣曰

江南衡篇末又云霍山爲南嶽一經說一山而先後殊名恐古人不如是之打謎也爾雅又云大山宮小山霍邵晉涵曰今天柱山中峰小而四圍有大山似宮繞之衡州之衡山則中峰獨高而前後左右諸山皆在其下揆諸雅訓天柱可名霍而衡山不得名霍此可以目驗而知也炘按白虎通亦以霍山爲南嶽又增成其說曰小山繞大山爲霍多見其彌縫雅訓矣史記封禪書漢武帝元封四年本紀郊祀志作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漢書郊祀志同顏師古云武帝以天柱山爲南嶽是霍山爲南嶽始於武帝其所云霍山灊指爲天柱何嘗爲衡山之別名乎郭景純注既以霍

山即天柱山而音義中又爲之說曰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之前乎斯不然矣（見詩及左昭四年正義引 郝懿行曰蓋郭音義之文）可謂騎牆之見不足以爲定論也

崈高禹貢名外方左傳名太室至漢始有嵩高之名漢書作崇師古云崈古崇字今嵩山是崇嵩二字通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崈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古文以爲外方

是古名外方後名太室至漢始名嵩高矣封禪書及秦并天下自殽以東名山五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太史公以漢嵩高釋秦太室是秦名太室不名嵩高矣武帝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至於中嶽親登嵩高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郊祀志元封元年春三月禮登中嶽太室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是漢改太室爲嵩高確有憑據而中嶽之名亦至漢而始有也職方敘九鎮之山不見嵩高之文昭四年左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太室卽嵩高也别太室於四嶽之外可見太室之不爲嶽矣詩大雅崧高維嶽毛傳云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

嶽也蓋毛公生六國之時卒當在漢高惠之世實不知太室之改名嵩高故援爾雅山大而高之義釋之假令古之中嶽有嵩高之名毛公卽釋崧高爲嵩高嶽爲中嶽豈不直截了當必待應仲遠之引詩以明其義哉應氏序五嶽曰中央曰嵩山嵩高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太史公許叔重輩皆以嵩高爲中嶽蓋習於漢之制度而云然耳爾雅末之五嶽斷爲漢人附益無疑也

釋四望

望祭之禮徧檢經傳皆屬山川無祀天神者書望于山川爾雅梁山晉望左傳江漢睢漳楚之望公羊傳三望祭泰山河海皆

其明證周禮諸言四望上下文亦皎然可據是以鄭注大宗伯不從日月星海之解而以五嶽四鎮四瀆釋之確不可易矣後人因鄭注大司樂遂謂康成亦參兩解按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鄭注四望五岳四鎮四竇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是鄭解祀字之義謂不言祭而言祀者或司中等神同用此姑洗諸樂亦未可知正鄭氏之解經精細處蓋大司樂無祀司中諸神之樂於四望言祀明司中等神亦用此樂非以司中等神釋四望也其釋經明晰如此猶啟後人之疑甚矣說經之難也

春秋連書乃不郊猶三望左傳望郊之屬也又曰郊之細也按大戴禮三正記郊後必有望卽春秋注解說文屬从尾連也尾在身後連屬於身猶望在郊後連屬於郊故曰郊之屬又說文細微也郊之禮重望之禮微故曰郊之細虞書望秩于山川在柴後爲之望於山川在類上帝後爲之胡氏春秋傳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狩而望因於柴大宗伯亦云則旅上帝及四望是皆郊後望祭之證非望祭亦及天神也

釋其川三江上

職方之三江卽禹貢之三江禹貢荆州江漢朝宗于海職方荆

州亦曰其川江漢禹貢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職方揚州亦曰其澤藪曰具區（地里志震澤在會稽吳西名具區）其川三江或以職方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不同非也三江之說如聚訟惟漢志最古含漢志別無可依據然漢志亦疑有訛脫非觀其會通仍不得三江正解考漢志蜀郡湔氐道（今四川松潘衛）下云禹貢嶓山（今松潘衛北之大分水嶺）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今揚州府地）入海過郡九行七千二百六十里（今本郡九作郡七行七千作二千據段氏說文注依徐鍇所引本改）此總敘江之原委也會稽郡毗陵（今武進江陰）下云北江在北（北前志江上脫北字後志有）東入海揚州川其不云北江所出者見於湔氐道下也丹陽郡蕪湖

今太平府屬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今宜興入海揚州川言江至蕪湖西南別出爲中江東至陽羨入海也吳今長洲常熟吳江地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言南江入海之路不言別出時爲何地石城今貴池西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今會稽山陰入海不言分江水爲何江餘姚入海乃浙江然又不出浙江二字後漢書郡國志蜀郡湔氐道下云岷山在西徼外吳郡毗陵下云季札所居北江在北丹陽郡蕪湖下云中江在西吳郡下不著南江石城下亦無分江水細繹前後二志分江水即南江所出後漢時南江已湮塞故志不見南江之文餘姚之浙江不會南江入海故會稽

郡下但書有浙江三字而已前志石城下當云分江水首受江
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酈道元引地理志如此又至餘姚入海爲
浙江說文江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疑襲漢志原文文始明晰今志文必有譌奪北中
二江各爲一孔入海南江入海之旁又會浙江入海是分江一
支末又歧爲二支然浙江入海之處不得爲南江正支其正支
仍在吳南匯中北爲三江故特於吳下著之曰南江在南東入
海也說文浙下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水經云江水又東
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
至會稽縣東入於海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

三書皆不敘南江一字於是吳南入海之南江莫知上源之出於何地矣幸酈道元熟精水道特於水經注中引漢志原文補出分江水之為南江其說曰地理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於是歷敘南江曰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為貴長池合注於南江南江又東合涇水韋昭云涇水出蕪湖南江又東與桐水桐水出廣德州西南白石山合又東逕安吳晉分宛陵置溪旋溪水注之又北合東溪水又北左合旋溪而同注南江南江又東有釣頭泉流於川下合南江南江又東北為長瀆今太湖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

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按南江在吳南入海不入太湖酈氏之言此爲大誤云

云桉南江之爲分江水得道元此注撥雲霧而見青天不惟能補漢志之譌奪而禹貢三江始見宜解惟以南江入太湖尙狃於後世水道不能還孟堅吳南入海之舊耳又云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與漢志亦脗合無閒總之職方之三江卽禹貢之三江知漢志之三江卽古三江之故道而後三江可定苟因後世中江南江之壅塞遂疑漢志之不可信又因漢志石城分江水下有譌脫之句遂謂分江水專屬浙江忘卻吳南入海之南江竊謂皆考古之疏也

釋其川三江中

三江入海皆自彭蠡之下言之彭蠡以上不得三江之稱蓋漢水自江夏入江後卽與江合流又會贛水爲彭蠡大澤江漢水大力敵漢雖入江而勢不相下荆州曰江漢朝宗於海指其夏口入江之上游言之言江漢之勢滔滔東下有朝宗於海之意非謂其已至海也贛水源近力小爲江漢所遏但能迴薄爲大澤而已不敢與江漢並也自彭蠡而下江漢合流至石城分支爲南北二江至蕪湖又分支爲中江鄭康成書注所謂分於彭蠡爲三孔是也此三江至漢代猶通流如故故班氏歷歷數之

向使漢世之江祇如今日一江至通州入海班氏豈能鑿空造出作此無稽之談乎周之九州疆畔雖與禹貢或異而高山大川無異且揚州之域全與禹貢同豈有職方三江非禹貢三江之理地里志前列禹貢職方後列漢郡三揚州川承職方即以承禹貢也後漢郡國志專紀世祖中興以後之郡縣故云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也前志有中江北江南江後志不見南江者南江至後漢已湮所謂郡縣改異此其一端矣或曰水至彭蠡江漢合一經何以北江屬之漢中江屬之江不免於朱蔡大儒誤文之疑也曰此經之互文見義非誤也經曰嶓冢導漾

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此敘漢入江之原委也又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者言入江之後與江水共匯爲彭蠡又共東流爲北江入于海非謂漢爲北江也北江如是而中江南江可知矣經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此敘江至東陵之原委也又云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者匯卽上經彭蠡之匯言江至東陵之後自東迤流又北會漢水爲彭蠡之匯又會漢水東流爲中江而入于海非專謂江水爲中江也中江如是而南江可知不言南江者中南北三江皆江漢爲之導漢導江

下分言北中二江互文見義南江文無所承故遂不言著中北
即以顯南也或曰三江既入之下繼以震澤底定後人遂有三
江入震澤之說究竟可通否曰經明言入于海漢志亦歷敘三
江而曰在吳南入海曰北江在北入海曰至陽羨入海何嘗有
入震澤而後入海之文酈道元謂南江東注于具區顯然與經
志相背不足信也亦明矣

釋其川三江下

發源積石之河水行九千四百里入海發源嶓山之江水行七
千二百六十里入海源遠而流長如此非殺其入海之勢則泛

瀦橫流不可復制此河播爲九江分爲三大禹治水之功所以爲萬世法程也自齊桓公塞八流而河之九者爲一貽禍至於今未巳三江在前漢孟堅猶能歷縣數之不知何時而南江就湮司馬彪巳不能確指南江之迹迨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而南江遂絕阮氏說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後益之以永樂之三壩涓滴不得下流於是三江者又合爲一近百年來棚民自四川而下占據山頂墾土種芋沙泥掘鬆遇雨下洩江底日淤日高而七千餘里之洪濤藉一孔之江以達於海自道光三年至今水患洊至卒其勢隘民不聊生而盜賊因

之議起矣東壩爲上下江咽喉之地每遇大水壩加高至數丈嚴兵守之而自東壩以上無所控告之民不復措意夫江浙固國家之赤子而湖廣至海口數千里之民獨非二百年來所休養生息者乎爲今之計先禁棚民開墾以清江之上流繼疏蘇浙湖海以濬江之下流大興西北水利減蘇松賦額以振民困於是開東壩以復中江之迹相地之宜於廣德湖州烏程之間挑壕導淤使江水游漾而下以循南江之故道而後江水永不爲患而湖廣以下數千里之民命可蘇夫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德非常之才而後可膺非常之

任彼蒼之愛斯民實甚窮則變變則通山川靈秀之氣必有所鍾企予望之雖謂與大禹同功可也

釋水庸

八蜡之祭有水庸鄭注溝也疏云庸以受水亦泄水蓋畎澮溝洫之類春明夢餘錄以爲後世城隍卽古者水庸按大易城復於隍城隍卽城池也古者有城必有隍詩云築城伊減減卽隍也實鄘實壑亦隍也城隍神之見正史始於北齊書慕容儼傳而吾太平府志東流坊之城隍廟始於吳赤烏二年唐李陽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張說李白杜牧韓愈俱有祭城隍文則

肇與於三國而大顯於唐以其不列祀典故暴谷僞傳謂之俗號城隍云後唐及宋始有封號廟祀遍天下明洪武初最重其祭制詞有云置守令以治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中蓋與古者社稷同重矣水庸在八蜡之末居防之次其神最卑城隍爲郡縣之神其秩與府州縣等水庸自水庸城隍自城隍不能混而爲一後世祀典不經奇怪百出惟城隍之神名正言順無所依托禮以義起愜乎人心何必附會古祭儀不於倫哉

釋豫州其川滎雒雍州其浸渭洛

余向致說文鴈鵝也雁鳥也證經典中執贄之鴈皆作鴈不作雁并隨陽之鳥然惟爾雅舒鴈鵝西隃雁門劃然不紊以外皆經後人改易無可依據至雒洛二水一爲豫川一爲雍浸後人多訛雒爲洛段氏玉裁說文注據周禮詩左傳漢地理志正之曰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周禮職方豫州其川熒雒雍州其浸渭洛正義本不誤逸周書職方解地理志引職方正同雒不見於詩瞻彼洛矣傳曰洛宗周浸水也此職方氏文也洛不見於左傳傳凡雒字皆作雒如僖七年伊雒之戎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是也淮南墬形篇曰洛出獵山

據高注謂雍州水也雒出熊耳據高注謂豫州水也漢地理志宏農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盧氏下云伊水出熊耳山東北入雒黽池下云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新安下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河南穀城下云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此謂豫州水也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北地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直路下云沮水出東西入洛此謂雍州水也以上皆經數千年尙未誤者而水部洛字下不舉豫州水尤爲二字分別之證後人書豫水作洛其誤起于魏裴松之引魏略曰黃初元年詔以漢

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于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此不改雒爲洛而又妄言漢變洛爲雒以揜已紛更之咎且自詭于復古自魏至今皆受其欺周禮春秋在漢以前誰改之乎尙書有豫水謂周書無雍水而蔡邕石經殘碑多士作雒鄭注周禮引召誥作雒是今文古文尙書皆不作洛鄭蔡斷不擅改經文也自魏人書雒爲洛而人輒改魏以前書籍故或致數行之內雒洛錯出矣炘按山海經西山經下所列之洛水皆雍州水也中山經下所列之洛水皆豫州水也今其字兢作洛獨謹舉之山郎漢志冢

領山之雒水出焉字獨作雒不誤今畢氏沅本又改作洛亦碩果之僅存者也又按王莽以土當代火擅改甲子曹丕以土不忌水擅改經字作偽心勞日拙先後不如出一轍哉

釋荊州其浸潁湛豫州其浸波溠

爾雅釋山石戴土崔巍土戴石砠詩毛傳崔巍土山戴石砠石山戴土與爾雅異細核之毛傳是而爾雅互譌詳讀詩劄記職方荊州其浸潁湛豫州其浸波溠說文潁湛皆云豫州浸溠荊州浸與職方異亦說文是而職方經誤何以言之潁水出潁川陽城乾山東入淮陽城即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縣東南四十里有

陽城廢縣水經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至慎縣東南入於淮慎縣故城在今潁上縣水道提綱曰今潁水源出登封縣北嵩山西南之少室山東南經密縣禹州分爲二派一經新鄭縣至臨潁縣一經襄城縣至臨潁縣二支復合經商水縣合汝水又合衆陽水至陳州府南分爲二派一爲潁河一爲沙河過河至江南太和縣與沙河合又經潁上縣與淮水合曰潁口皆東南流也審是潁水與荆州何涉鄭注亦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是與許同矣湛水鄭云未聞許云湛浸也一曰湛水豫州浸按襄十六年左傳楚晉戰於湛阪杜云昆陽縣北有

湛水東入汝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北有昆陽城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歷魚齒山爲湛浦又東南逕蒲城北東入汝是湛與汝合汝爲豫州之水非荆州明甚鄭云未聞以湛小於潁不甚顯於經典又屬豫州非荆水故云未聞以示愼許兩言豫州浸則經之躐於荆州必誤也波水於豫州無考鄭讀波爲播以爲卽滎播之播亦是斡旋經文鄭注禹貢滎播爲一水今析爲二與已說自相矛盾說文又作潘云在河南滎陽總無有以播潘作波者不如闕疑爲是溠水見莊四年左傳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杜云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

釋例曰厥縣西有溠水源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縣入鄖水

水經注曰溠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㵐水入焉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又南流注於鄖鄖入夏水炘按溠與鄖合今鄖水出湖北德安府之隨州境內東南經隨州應山縣安陸縣雲夢縣應城縣皆屬德安府至漢陽府之漢川縣入漢漢即古之夏水也其非豫州浸審矣鄭云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許云溠荊州浸然則經文之有譌徵之兩大儒之說不信然乎

釋士喪禮朔月奠無籩

問者曰士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以至大遣奠皆並有籩豆獨

朔月奠有豆無籩豆明著於經曰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此何故也荅曰豈惟喪禮凡禮經無黍稷之饌皆並有籩豆黍稷之饌皆有豆無籩十七篇中固莫不然也凡脯用籩醢用豆士冠禮冠者薦脯醢士昏禮賓醴婦俱薦脯醢鄉飲獻賓獻介獻衆賓辯有脯醢鄉射薦用籩脯五膱醢以豆聘禮醴賓薦脯醢又延几於室薦脯醢燕禮大射儀獻賓獻公卿薦脯醢士喪禮始死奠脯醢小斂奠脯醢朝夕奠脯醢特牲主人獻賓薦脯醢凡云薦脯醢者皆一豆一籩也又士冠再醮兩豆兩籩士喪大斂毼豆兩籩無縢士虞兩豆兩籩獻祝兩豆兩籩特牲

兩豆兩籩主婦致爵於主人兩豆兩籩又旣夕遣奠四豆四籩少牢儐尸四豆四籩以上諸禮皆不設黍稷故曰無黍稷之饌並有籩豆也其設黍稷之饌莫詳於公食大夫禮其正饌黍稷六簋亦六豆加公自設之醯醬則八豆矣加饌稻粱二簠十六豆皆不聞有籩也昏禮同牢之饌黍稷四敦醬湆醢六豆婦饋舅姑無稷有黍豆如同牢之數見其他如取女禮注聘禮設飧米禾三十車賓堂上八豆西夾六豆上介堂上六豆致饔餼米百筥黍稷稻粱數十車賓堂上八豆西夾六豆上介堂上六豆西夾六豆士虞陰厭黍稷二敦鉶羹湆醢兩豆尸九飯及主人獻尸因陰

厭之饌特牲陰厭黍稷二敦主婦薦葵菹蝸醢兩豆尸十一飯黍稷如陰厭佐食進庶羞四豆主人獻尸及尸嘏主人因十一飯之敦豆少牢陰厭黍稷兩敦韭菹醓醢葵菹蠃醢四豆尸十一飯因陰厭之黍稷上佐食又羞胾兩瓦豆主人獻尸及尸嘏主人皆因十一飯之敦豆以上皆有黍稷之饌設豆而不設籩也總而論之籩盛乾物與飲宜豆盛濡物與食宜鄭云豆爲饌本食禮盛於飲禮故飲酒之籩多者至六而止有司徹主婦獻尸四籩外加糗與腶脩二籩而食禮之豆有多至二十者豈非食禮之盛於飲禮乎

或又謂特牲主婦獻尸以下有籩少牢不見有籩何也曰少牢

有儐尸不儐尸之異正篇所陳室中事尸之禮祭畢仍儐尸於堂有司徹一篇是也主人獻尸以下略於室而詳於堂接有司徹主人獻尸四豆四籩獻侑二籩二豆受尸酢亦二豆二籩主婦獻尸獻侑致爵於主人受尸酢以至與賓長衆賓相獻酬並有籩豆若不儐尸之禮自主婦亞獻以下亦並有籩豆然後知少牢爲有司徹之下篇自主人獻尸而下禮從其畧也

釋攷工記梓人祭侯祝詞

說文矦古文作厌從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後世加人作侯段氏玉裁曰爲人父子君臣者各以爲父子君臣之鵠故其字從人

是也是矦之本字爲射矦而製其公矦伯子男五等之爵則皆假借字也公假公私之公矦假矦候之矦矦者候也射布之矦以候釋矢諸國之候以候王命伯假什伯之伯子假男子之美稱男假任功之丈夫王莽男作任是先有射矦之矦而後有公矦之矦審矣攷工記載祭矦之祝詞曰惟若甯矦毋或若女不甯矦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明明先有諸矦字以从厂者象諸矦以從矢者象集矢其身而後射者之布假借用之且爲之祝詞以儆其不屬王所之罪魯頌周公何其不仁若此也先王之於諸矦同姓則稱伯父叔父異姓則稱伯舅叔舅覲禮矦氏肉袒請罪天子辭於矦氏曰伯

父無事歸甯乃邦焉有以女呼之以射威之如攷工記之祝詞
乎此必出於戰國暴秦人之所爲而攷工記與大戴氏俱誤收
之無疑也史記曰萇宏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鄭大射注曰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來者皆侯攷工大戴而爲之說貍首不可攷或有取於貍步張侯之義未可知也射義曰射中則得爲諸侯
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已混射侯之侯與諸侯字爲一此朱子所
以詞其難信也而況祭侯之祝辭其可信乎
鄭注鄉射記云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
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衰也注攷工梓人
云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

率爲炘按鄭君之言失矣孔子惡始作俑者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而用之孔子猶惡其不仁況象人而射之乎象人而射之不與於不仁之甚者乎

釋聘禮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

丙申歲吾友胡先生竹村主涇川書院講席余主旌德下洋書院講席過涇川信宿乃去其時竹村校閱儀禮集釋告余曰聘禮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鄭以南北之中解中堂以君行一臣行二解東楹之間經文與字既無着而東楹下亦不得安之間二字盖凡言間者必有兩物對待而後可也惟儀禮

集釋曰受玉于中堂東楹二者之間也中堂堂東西之中也是爲兩楹間凡敵者受玉於兩楹間聘賓與主君非敵故進東近主君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也下賓覿受幣當東楹覿私事賓又宜近東而當東楹則此受玉在東楹之西明矣賈氏据鄭以中堂爲南北之中意以東楹間爲東楹之東若然則賓覿受幣不得反當東楹也此解實勝舊說并告余以集釋一書在京師以制錢十千得之云云炘案儀禮凡言間者皆据東西言之牖戸之間戸西而牖東也房戸之間房西而戸東也兩階之間東階西階之間也兩楹之間東楹西楹之間也棖闑之間主君

之大夫棖東而闑西聘君之大夫棖西而闑東也惟受玉在堂之中東楹之西不得云堂楹之間故特云中堂與東楹之間鄭見儀禮中諸言中庭多據南北言之故亦以南北之中解中堂遂於下文與東楹之間五字不合竹村據集釋以正之然後經文與字之間字字字俱有著落其詳具載研六室儀禮集釋書後

又按儀禮釋宮載朱子全集六十八卷襍著中據中興書目以爲李寶之所作釋宮云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閒南北之中曰中堂愚引聘禮士喪禮注疏之說以申明之與集釋相反

豈釋宮先成集釋後成而未之改與抑釋宮本係朱子之書而非寳之所撰與疑未能定也